

*Go back to sleep, precious*

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今晚大概已经不下十次。我再次失眠，我的思维不会让我有足够长的放松时间来入睡。

简而言之：我的生活正处于极其糟糕的状态。

好吧，这样说已经算是轻描淡写了。但情况就是这样。

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情况只能说是每况愈下。三号机和东治发生的事.....我不知道那天我更痛恨谁：利用我的双手去做他那肮脏工作的父亲.....还是没有做任何事去阻止他的我。

不，绝对是我自己。

然后我逃跑了，但最后还是回来和一个几乎摧毁了地下都市的使徒战斗，结果差点永远和初号机融合在一起。我不记得那些日子里发生了什么，只有隐隐约约的景象和声音出现在我的梦中。我不知道我没有留在那里是不是好事，现实世界里似乎没有什么地方比那里好。

一个多星期前，我听到美里小姐在听了加持先生的留言后失声痛哭。从她伤心的样子.....我可以确信，他死了。我没有证据，但是.....我可以从她的痛苦程度来判断。

然而我什么也没做。再次的，我成为了世上最没用的人。现在，她回家的次数比平时还少。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她不在的时候，这间公寓几乎一片死寂。

从房间的薄墙上传来的声音，我不用仔细听也知道那是什么，最近三晚我一直能听到。“明日香……”我低声说。

我也伤透了她的心。

最近一次来袭的那个使徒，对她……造成了某些影响。美里基本没有告诉我什么，只是说它直接攻击了她的精神。我无法想象她经历了什么。可是，我仍然没有做任何事去阻止它发生。一个月前发生的事导致初号机被冻结，而司令拒绝了我出击去帮助她的请求。又一次，我对他的仇恨只有对自己无用的痛恨能与之相匹敌。从那天起，她求救的哭喊声就不断地在我的脑海中回荡。

她的房间里传来更多的抽泣声。它很轻柔，几乎无法辨认。这种不愿被别人听见的哭声只有我能听出，我确信。我翻了个身，用枕头死死包裹自己的脑袋，试图忽略那些声音，除此之外，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帮不了她……我帮不了任何人。

她的房门轻轻滑开，伴随着细微的脚步声，我从床上坐了起来。明日香三天来几乎没有离开过她的房间。当她这样做的时候.....我不愿看到这样的她。她的行为和状态让人感觉，她的身上似乎少了些什么。不仅如此，还有她的眼神，它们是如此.....涣散，仿佛与周围的世界脱节一般.....这让我感到恐惧。

当她穿过公寓时，我离开床垫，仔细倾听着，她的步伐缓慢而沉重。我拉开自己房间的门，进入走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监视她。

不.....不对。我知道为什么：和她一起生活了这么久，我逐渐开始在意这个女孩，不只是作为朋友的关心。不知从何时开始，尽管她对待我的态度并不好.....我还是爱上了她。但是我对现在的状况无能为力，我永远无法.....

我摇了摇头，静静地跟随她，从拐角处靠近浴室。从她看不见的角度观察着她。门没有关，她把一些冷水泼到脸上，然后打开水槽。她穿着通常的夜间服装，但头上没有戴着 A10 神经连接器，我似乎从未见过她将它们摘下，仔细回忆后更加确定。（译者注：仔细看 TV 版就会发现，明日香一直将 A10 神经连接器当作发卡用，几乎从没摘过。神经连接器是 Eva 驾驶员的象征，而明日香一直以驾驶 Eva 为荣，因此才会一直戴着它。）她凝视着水池，呼吸有些沉重，将视

线缓缓转向镜子。

还是那样的眼神，她的眼中仿佛只有一片空白。我怀念那双眼睛曾经包含的情感，即使只是对我的愤怒。“同步率 0.....”她平静地说，我心里一惊，躲回转角处，然后意识到她是在自言自语。我知道她之前去总部做了一些测试，检测她的同步率是否受到了使徒的影响。她简短的一句话让我的心沉了下去。身为 Eva 驾驶员，对于她来说一直是最重要的事，而现在.....

就算我之前还没有为她感到痛心，那现在我也会了。

“我想他们不再需要我了，”明日香继续自言自语。我躲在她的视线之外听着，希望我能走进去.....说些什么。可我实在太愚钝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即使说了也无法改变现状。还是这样，我是如此的没用。

“没有人需要我。”她继续说，声音听起来极度失落，“这里没有任何人真正需要我。”停顿了一下，我慢慢地移动到拐角处，看到她的肩膀抽动着，零星几滴泪水从她的脸颊滑落到地上。她说：“我又哭了，明明已经下定决心不再哭泣了。”她的语气痛苦而毫无生气。

“没关系，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她站在那里，低头看着地板，一切都变得如此安静。我想走过去.....

我又摇了摇头。我无法帮助她，我甚至帮不了自己.....

几秒钟后，我转移了一下重心，脚下的地板发出咯吱一声。在如此安静的环境下，这点噪声相当明显。明日香缓缓转向噪音的方向，在我迅速躲回拐角之前，我们的眼睛对视了一秒钟。自从使徒袭击以来，我还没有直视过她的双眼.....我希望刚才也没有。那迷茫的目光似乎只是穿过了我，但并没有真正看到我。我不确定她是否注意到了我，但我的心跳还是到了慌乱的程度。

“真.....真嗣？”她轻声问，随后沉默了一段时间。“他.....他不会拒绝我的.....”周围如此安静，我却几乎听不到她的声音，或许这只是她脑海中的想法。我不明白她的意思.....但在我仔细思考之前，她已经朝我的方向走来。

我努力抵抗着逃回房间睡觉的冲动。我屏住呼吸，从躲藏的地方出来。我没有直视她的眼睛，我不想看到它们。“嗯.....嗨.....”我支支吾吾地说。好极了.....再次的，我什么也没做。

我听见她走过我身边，但我只是低头看着地板。不过，我仍然可

以感觉到她在我身后。“看着我，”她轻声说，声音从我正后方传来。我叹了口气，为自己可能遭受的愤怒做好准备。实际上，那样总比没有情绪要好.....

我终于转过身，抬头面对她的目光。我还没有为看到的一切做好准备。她的眼中又有了情感.....但那只是悲伤。一种不应该出现在明日香眼中的极度的悲伤，这点我很清楚。“你听到我说的了？”她问，我犹豫着点了点头。“那你应该知道我再也不能驾驶了。”我试图说些什么，但是当她继续时，我闭上了嘴。“别说什么，我知道这是事实。”她向前迈了一步，我出于未知的恐惧后退了一点。“我们之间的一切都结束了。”她持续向我靠近，我则不断后退，进了浴室，最后我感觉到了背后的墙壁。我从未对她感到如此害怕。“所以我会给你尝点小小的甜头。”我看着她伸手抓住我的衬衫，“我们来做些有趣的事.....”她靠得更近了，头就在我旁边。我几乎无法呼吸，我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我--

当我感到她轻轻地咬我的脖子时，我的思绪回到正轨。我说：“明日香...”感觉自己的决心正在迅速丧失。

“嘘.....你只需要接受。”她小声说，双手在我的胸部摸索着。“我们要做一些成人的事情.....”她伸手摸了摸我的左腿，使我试图思考的大脑完全陷入混乱。“.....然后，我们将看到末日。”她的手

向前伸了一点，“一起。”

我花了一会儿抵制这种快感，而后她的话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其中包含一些令我恐惧的东西。“你--你在说什么？”

“让我感到特别，真嗣。”她贴着我的脖子说。“然后.....和我一起死吧.....”她抬起头，再次看着我，眼中充满了绝望和恳求.....但那不是她。“拜托.....”

不，不能这样。

“停-停下.....”我咬紧牙关低语，试图摆脱她的手，但她抓得很紧。明日香无视我的渺小的抗议，并继续靠近我。

“停下。”这次我大声地说，但是她继续无视我的话。我终于有了力气，将手放在她的肩膀上，用力推开她。“我.....说.....停下！”我大喊着，猛地靠向背后的墙（反作用力？），成功摆脱了她。我凝视着地板，试着控制呼吸，我感觉自己快要昏倒了。我回头去看明日香，但她只是站在浴室中间，表情很惊讶。我打起精神，用颤抖的腿站了起来。我简直不敢相信发生了什么.....或者将会发生什么。“明-明日香.....”我喘息着说，“你在做--什么？”

还没来得及思考，我注意到了她的目光。那冰冷而空洞的凝视又回来了，但似乎还包含着别的东西。悲伤和惊讶只持续了片刻，然后.....她看上去非常狂野。“你...你.....”她重复了几次，然后咬牙切齿地朝我走来。

在我看到她的攻击前，我已经感觉到她的膝盖与我的腹部之间猛烈的接触。我紧紧捂着肚子，重重地倒在地上。我艰难地呼吸着，看到她慢慢地走出房间，依稀听见她的话：“看来我只能自己去了.....”我重复了这句话几次，然后才感到腹部的痛感，同时极度的恐惧充斥了我的内心。

我终于站了起来，向厨房望去，正好看到明日香从抽屉中取出了一只大刀。她话语的含义在我脑海中愈发明确。

不，不，不，不不不.....**不！**

我不知从哪来的力量，冲进厨房，抓住明日香拿刀的手。“明日香，不！”我大喊，我的声音沙哑而沉重，仿佛撕碎了空气。

她转过身来，摆脱了我的控制，向我的方向挥舞剑刃。“滚开，姓碇的！”她吼道，“如果你不打算和我一起，那就像你平时那样，什么也不做！”



我下定决心，向前迈进。她拿着刀向我挥来，我感觉到它切穿了我衬衫的布料，轻轻地划过我的胸前。该死，她是认真的。“我说真的，我会杀了你！”她哭喊着。当我犹豫的时候，她把刀转向了自己。

我冲向前，从她手中抢下刀，丢向厨房另一侧，但她已经狠狠地在我的右前臂上割了一刀。我痛苦地咕哝着，看到鲜血不断从伤口滴落。明日香没有丝毫犹豫，对着我的上腹部来了一拳。“为什么你要阻止我？”她大喊，踢向我的大腿上部，然后一拳打在我的脸中央。我畏缩了一下，但不知是因为恐惧还是肾上腺素，我仍然站立着。当她再次试图去拿刀时，我伸手将她的胳膊缠绕起来，把我们两个钉在一起。

“放开我！”明日香在与我缠斗的同时咆哮着，“滚开，你这个混蛋！”我竭尽全力紧紧抓住她，让她能做的事只有扭动和踢打她能触及的一切。她猛地向我撞来，我们扭成一团撞向橱柜，盘子和玻璃杯碎了一地。我把我们从破碎的厨具旁边移开，继续紧紧抓着她。

明日香将头猛地向后仰去，击中我的鼻子。我感到鼻梁骨在她的撞击下断裂，但我仍不放手。我现在应该很痛苦，但是我身体里的肾上腺素让我没有任何感觉。她拼命扭动着身子，现在面向着仍然试图

抓着我的我。“为-为什么？”她问，她的攻击不再急速而猛烈。“为什么你不.....只是让我.....”她终于停止了对我的攻击，但是仍然在我的怀里挣扎着。“放开我。”她用凶狠的声音低语道。在正常情况下，这足以让我屈服，但今晚不会。这次不会。

“不.....”我说，我的声音微弱而生硬，因为我终于开始感到痛苦。我的整张脸和身体很多地方都有瘀伤，而且我能感觉到鼻孔里流淌着点滴鲜血。

“我说放开我，”她说，这次更大声了。这可能是我听过的她最愤怒的语气。

“我不会。”我重复道。我的声音十分坚定，但是我的腿开始发软。我觉得我以前从未以如此坚定的态度说过任何话。“不会了，明日香。再也不会了。”我咽了口水，准备说出我从未想过要告诉她的话。“你对于我太重要了。我.....在乎你。”

明日香停止挣扎，紧张了片刻，直到我感到她开始发抖。起初只是轻微的颤抖，但逐渐变得剧烈。

终于，AT 力场消失了。（原文：Then the dam finally breaks.）

明日香把头埋进我的怀里，开始悲伤的哭泣，我不觉得有任何人能悲伤到这种程度。当她扑向我时，我跌落在地板上，终于感觉肾上腺素离开了我的身体.....但我一直抱着她。从未放手。

我没有碰明日香，让她尽情哭泣。我想起手臂上的伤口，伸手从抽屉中拿出一条毛巾，把它紧紧地包裹在前臂上。毛巾立即被完全染红，可能永远毁了.....但我并不在乎。我把注意力转移到在我怀里哭泣的那个女孩。我摇摇晃晃地抱住她，并尽最大努力抚慰她。“嘘.....没关系，明日香.....”我重复了好几次，抚摸着她的背部和头发。“我在这里。安心哭吧.....”

过了一段时间，我意识到我也在哭，尽管不像她那样明显。眼泪顺着我的脸颊流进了衬衫，但我并没有在意，厨房一片狼藉也无关紧要。现在，只有明日香是最重要的。我紧紧抱住她，闭上眼睛，开始和她一样猛烈地颤抖。

我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但我知道我不能再消极地呆在一旁，看着她逐渐崩溃。我绝不会再逃避她了。

而且，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因为.....我太爱她了。

*Sing this corrosion to me*

我睁开双眼，眼前一片黑暗，如同已经一无所有的我。回想起那个熟悉的噩梦，一滴眼泪从眼眶中滑落。始终是同一个噩梦：年幼的我在一条长廊上向着那扇门奔去。（译者注：详见 TV24 话开头）

妈妈.....为什么你没有带着我一起走？那样我至少过的比现在好.....

我轻轻地移动身体，转向另一边。这时我惊讶地发现，真嗣躺在我的床边。刹那间，上次清醒时发生的一切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失去了存在价值的我，试图和真嗣寻欢作乐，还差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还有他的。真嗣正在熟睡，可他的脸让我感到惊恐。准确来说，是我对它造成的伤害。他的鼻子肿了，一只眼睛下面有一大块淤青。*Mein Gott*（天哪），我对他做的那么过分吗？

我摇摇头，试着用自己平时的方式思考。哼，他活该，偏偏在这种时候，他没有选择什么都不做！我差点就能从这所有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或许还能和他一起离开这个世界.....而他就这样毁了我的计划。不过这个想法并没有持续多久：毕竟过去的那个我已经死去了。

但之后发生的事确实令我震惊。我不断地攻击他，可他却始终站在原地。他.....没有逃避.....他抱住了我。而我，在他的怀里哭的像个

无助的小女孩。Gott，如果被他这种人同情，那我真是无可救药了。

（ 22 话台词 ）

但是他的话.....那个笨蛋真的在乎我？不可能，他甚至都不喜欢自己，他怎么可能.....

他的翻滚和呻吟声将我拉回了现实。我坐起来，怀抱着膝，尽可能试图远离他，虽然只是隔开了几米。他一清醒，头就转向了我。“明日香.....”他平静地说。

“你在这里做什么？”我问，试图让声音中多几分威胁，然而声音中的颤抖却无法隐藏。我希望他不知道我现在有多想哭。

他叹了口气转过身子。“我.....我只是想确保你不会再.....试图伤害自己。”他停下来，回头看着地板。“你睡着后我把你送回了房间。然后我清理了厨房和浴室.....”

“还有你自己？”我打断了他。我清楚地记得自己拿着刀向他挥去。

他微微点头。“我用纱布和绷带处理了一下。实话说，这不是什么严重的伤。”我的目光移到他的手臂上，看到红色的斑点蔓延着，

尽管他试图掩盖。可他接下来的话令我猝不及防。“你.....你想谈谈吗？”

“不。”我说，更紧地蜷缩着，直勾勾地盯着前方。“现在离开。我不需要你，或是你的同情。”

出乎我的意料，他摇了摇头。“不，明日香。”他的语气比平时更坚定，几乎令人毛骨悚然。“我再也不会逃避你了。”

“为什么？”我问。“这可不像你之前对我的态度.....”他退缩了一下，意识到我说的没错。他之前所做的一切只是蜷缩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而让我独自面对一切。

“因为.....”他咽了口水，表情变得僵硬。“因为这是我的决定。我已经失去了太多。我不想再失去任何一个我身边的人。”他转过头。“尤其是你。”

我的目光转向他。“就像我说的那样，你以前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我重复道，我们都清楚这句话中的恶意。

“我知道.....”他叹了口气，“我知道我以前总是伤你的心。”他抬起头来，和我的眼神交汇。“但是.....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了。”

我.....保证。”

“别去承诺那些你做不到的事情。”我回击道。

“但这次我能做到。”他回答说，他的声音几乎是耳语。“我再也不要当以前那个懦弱的碇真嗣了。”

“那祝你好运。”我摇了摇头，“你无法摆脱过去的自己.....”

他没有立即回应，只是将目光转向了地面。我们之间的沉默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难以忍受。“你准备好谈谈了吗？”他再次问道。

我正要张嘴反驳，但他的语气阻止了我。它柔软又关怀，真切地想要理解我之前的行为。我试图抵抗告诉他一切的想法.....可是他已经见过在最低谷的我。他看到我哭了，十年来没有人见过。我已经失去了一切，为什么还要在意这该死的尊严？

“我.....妈妈，”我开始说道，吐露我不愿说的事使我的声音很紧张。“她参与了二号机的开发。在实验过程中却发生了意外，她.....”我试图忍住眼泪，但那是徒劳的：它们还是夺眶而出。我把头靠在膝盖上，希望真嗣不会注意到。“从那以后她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她对我不理不睬，把一个洋娃娃当成是我。”这些话脱口而

出，仿佛不受控制一样。“当我被选为驾驶员的那一天，我奔向她的房间……”我停下来，忍住没有啜泣。“她……她吊在天花板上。娃娃在附近，头和身体分成两截。”我听到他有些喘息，但我继续着。

“她曾对那个娃娃说希望我和她一起死。我当时应该在那里的，我应该和她一起死的，我--”

“别说了。”真嗣坚定地说道，声音却充满悲伤。“永远不要告诉我你想要那样。”

“为什么不呢？我……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真嗣。”我回答，抬起头看着他。这次我没有掩饰眼泪。“Eva是我一生中仅有的一切，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

“那其他人呢？”他问，显然对我的自我评价感到沮丧。“美里？或是光？”他垂下头，不再看着我。“或者……我？”

“你们到底在乎什么？”我反驳道，将双腿向后放低。“我只是用各种方式将别人从我身边赶走。”

“可我们不会！”他大喊，让我们都感到惊讶。“虽然你不希望与他人接触，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想。”我凝视着他，想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这么激动。“我……也不想让任何人靠近我。”他说道，



这次温和得多，“我怕他们会抛弃我。以前一直都是这样，为什么这次会有所不同？”他再次抬起头，看着我房间远处的墙壁。“但.....那还是发生了。别人开始接近我。我开始真正在意他们，担心失去他们。”他摇了摇头，同时闭上了眼睛。“你可以尽一切可能避免与他人接触，但是你不能改变别人与你产生羁绊的方式。”

我回想起一句老话，说道：“一旦让别人进入你的内心，你的生命就不再属于你。”这句话用来形容我现在的感受再贴切不过了。我苦笑着，转过头：“说的就是我，在所有人中，我选择向你倾诉了我的一切。现在，我已经完全没用了.....”

“不要再说了，明日香。”他恳求道。“你不是无用的.....”

我坚持道：“不，我是没用的。”音量逐渐提高，“我再也不能驾驶 Eva 了，而这是我的全部价值所---”

“你不是毫无价值的，明日香。”他打断我，这一次几乎生气了。  
“你比你想象的重要的多！”

“哦？”我质疑道，再次面向他。“那么看来你知道我有多重要？”

“我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他犹豫着说道，站起来。

“那你为什么这么在乎，真嗣？”我回敬道，不明白为什么他的执念如此之深。

“因为我爱---”他开始大喊，然后突然沉默。但是我明白他的意思。“因为我就是在乎你。”他静静地说，目光略微向下。

我默不作声地听着这句几乎脱口而出的告白。他是否真的对我有这种感觉？“胡说。”我说。“你甚至都不喜欢自己，为什么会在乎我？”

“因为我不想失去你，”他说，不再看着我。“我也不想失去别人，但是你.....”他停下来，坐在我的床边，终于再次凝视了我的目光。“你和他们不一样。就连想到你.....都让我感到心痛。”

我移动到稍微离他近一点的地方，移开视线。“真的，你不应该说自己做不到的事。”

“但是我可以。”他说，稍微转向我。“上次作战期间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令我痛心。我痛恨自己什么都.....不做。”他抬头看着我，然后看向床垫。“在那之后我也不愿看到你。从那以后你就再也.....

不是你了。”

“那个我已经不在了，真嗣。”我回头，盯着他。“她在那天战斗结束后就死了。”（译者注：指 22 话和鸟天使的战斗）

他说：“我不希望这样。”我困惑地看着他，他解释道。“无论你怎么对待我，我都仰慕你的技术……你的自信……你的决心。”他对我微笑。“我只是想让你变回以前的样子。”他屏住呼吸。“尽管你说你讨厌我。”

“……我真的这么说过吗？”我问，随即回想起上次战斗后我说的话。我叹了口气，说：“你知道……那不完全是实话。”现在轮到他困惑了，我继续说到，“我……我从来没有真正讨厌过你，你知道，我只是讨厌你做事的态度。”

“以及逃避的态度。”他补充道，我点点头。“抱歉……”

“不许道歉。”我厉声说道。“我们俩都搞砸了很多事情。”我深吸一口气，酝酿着我的话。我低头看着床单，不想在说下一句话时面对他。“关于之前对你做的事我……很抱歉。”我的脸上发热，但我继续说道，“我只是想尝试……那件事。而且我还提出结束我们两个的生命。但是你拒绝了我，我以为-”

“可那不是.....你，”他打断了我，我抬起头看着他。“所以我阻止了你。”他伸出手来握住我的。“但是我.....我永远不会拒绝你的，明日香。”

他的语气，他的话.....完全超过了我现在的承受能力。我感到眼泪又开始在眼眶中积蓄，但我没有试图抑制它们。我低下头，开始在他面前哭泣。“你这个笨蛋.....”我哽咽着。终于，我伸出手，把头埋进他的衬衫里，放声大哭。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摇摇晃晃地抱住我。他的紧张让我露出一丝微笑。今晚他已经见过我最糟糕的状态，但我只是这样仍然让他有些恐惧。

“嘘.....已经没事了。”他揉着我的背，轻声说。“安心哭吧.....”我听见他忍住了自己的抽泣声。他倚靠着我哭泣着，我也是.....我们现在肯定看起来一团糟。“至少，你不必一个人哭泣。”

我们像这样维持了几分钟，只是靠着彼此轻声哭泣，听着我们的心跳。如果以前有人告诉我有一天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会一拳打烂他的下巴。而现在.....我只是感觉这样很好。我可能处于低谷.....但至少我并不孤单，现在这样就足够了。今晚，我看到了真嗣全新的面貌，我一直期待他展露的面貌。如果这一切早点发生该有多好，可惜.....好吧，对本可能发生的事感到遗憾毫无意义，不是吗？

“真嗣.....” 很长一段时间后我终于说道。

“嗯？” 他轻声说。

“不.....不许离开我。” 我的声音低到几乎听不见。

“我不会。” 他停顿了一会后说到，“再也不会了。” 他亲吻我的头顶，我轻轻地喘息着。“只是.....别再做那样的事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只是把头埋进他的衬衫，尽管它已经被我的眼泪浸透。当然，我们都不在乎这点小事。享受此刻就足够了。

我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我不能重蹈过去那个自己的覆辙.....但除了那个人，我不知道还能成为谁。但是也许，也许.....我可以再次振作起来。再次参加同步测试，努力成为最好的。我必须这样做，尤其是在经历了这些之后。

而且我必须再次振作起来，不仅是为了我.....也是为了他。我之前说过的那句话一点没错：当你的心里有别人时，你的生命就不只属于你自己。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他就已经在我的心里。但在他将自己的心意传达给我后.....我再也不能忽略这种感觉了。

但是我不能告诉他，现在还不行。我要让自己成为他迷恋的人，曾经的那个我.....或许，一个更好的我。

我终于不再颤抖和哭泣，但我仍然紧紧抓着他，深情拥抱他。真嗣.....你这个笨蛋.....大白痴.....我也爱着你.....远比你想要的要多。

## *Let Me See You Stripped, Down to the Bone*

我摆脱了行走过程中放空大脑的状态，那令人昏昏欲睡的脚步回声是我先前离开地下都市后听到的唯一声音。“这座城市现在好安静。”我自言自语道，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以前的第三新东京市是多么的喧嚣。哪怕是它最沉静的时候，也比如今热闹得多。

我观察了一会儿现在的环境。那些没有被破坏的建筑物都被废弃了，剩下的人都聚集在为 NERV 服务的设施里。这里渺无人烟，或许称其为鬼城才更恰当一些。我猜其他居民都搬去了更安全的地方。几天前，我接到了光的电话，她告诉我她们家要搬去第二新东京市了，并祝我一切安好，等这一切结束后再与我见面。光...现在想想，我不配拥有像你这样忠诚的朋友。

过去几周简直一团糟。在...嗯，在那晚过后，我向 NERV 提交了报告，告诉他们无论需要多长时间，我都想尝试与二号机重新同步。那么多次测试，那么多次失败...但我没有放弃。我不能放弃。为了真嗣，还有大家，我要努力变回以前那个自己。

但接下来...第十六使徒出现了。还有...绫波，她...

想到这里，我闭上了眼睛。虽说自认为很讨厌第一适格者，但我还是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她的身上。我只是通过中央教条的监视

器旁观...而真嗣却不得不在现场直面那一切。

他...无法接受那一天发生的事情。我听到了他的尖叫声，看到了他回来后变成那具死气沉沉的行尸走肉。那副样貌...想必那天晚上我也是那样的吧。

我又摇了摇头，清空这些想法。我想，就像之前鸟天使对我进行精神攻击后发生的那些事情一样，那时的我也不知道自己应该为他做些什么...所以我什么也没做。那不是个好决定，但我觉得他需要时间独享悲伤。

然而，当我们听说她活下来时...我本应松一口气的...但我真正表现出来的热情却远小于预期。那是因为，在真嗣听到这个消息后，他笑了，那时的他很高兴...他立刻跑去看望她。我...没有去。嫉妒拉住了我的手。再一次。

我撤回了重新与二号机同步的申请。我没有因为这件事怨恨他，只是...对于他对另一个女性做出那样的反应这件事，我还没有做好心里准备。我真愚蠢，如此努力地想要重拾以前的自我，于是再度被自己的恶习捕获。我就知道，我不该为旧我所自豪。

那时 NERV 的事务忙得我不可开交，所以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



机会向真嗣解释我的所思所想。与此同时，在他可能（并且正好）再次感到自己被世界遗弃了的时候...他来了。

第五适格者渚薰。另一个和绫波一样苍白、红眼的谜团。我不清楚故事的全貌，但似乎他在短短几天内就和真嗣接触并迅速成为了他的朋友。我只在走廊里和他碰过一次面，还无视了这个神秘男孩对我的问候。

当我还在试图与二号机重新同步的时候，他获得了驾驶二号机的许可，这件事让我很是气愤。另外，对于一个从来没有驾驶过 EVA 的人来说，他的同步率高的有些不正常了。我满腹疑虑，但我当时还是更专注在自己的问题上。

至少，在他驾驶二号机前往最终教条之前，我还是这样的。他一直都是最后的使徒，静静等待着机会。他几乎做到了...然后他停了下来，坐等自己被杀死。被真嗣杀死。

若不是我能理解第一适格者死亡时真嗣的感受，这一次我想必会被他压抑的喘不过气吧。他并没有像零号机自爆后那样哭泣，但生命的跃动感确实从他身上消失殆尽了。我只是远远地看着，不知道该怎么办。再一次。

所以，在今天的同步测试中，我满心想的只有让这台该死的机器再次按照我的意愿动起来，以及希望我能为他做点什么来缓解他的情绪。然后，经过了这么多的努力，结果终于如我所愿：连接建立...同步率上升...最终稳定在百分之四十四点六。比在我被玷污前的正常水准低很多...但我不在乎。泪水夺眶而出，消融在 LCL 溶液里，我终于又一次做到了！我重新获得了被称为第二适格者的权利！

重拾往日自信后，我洗了个澡，换好了衣服，下定了决心要去找真嗣，尽我所能地去帮助他。美里说，薰死后他就离开公寓周边了，所以我要搜寻的范围也大大增加。我已经行走好几个小时了，但依然没有找到有关他下落的任何迹象。

当我抬头看到远处那个零号机自爆后留下的火山湖时，我的思绪被打断了...湖边有一个蜷缩着的人形剪影。我深吸了几口气，为接下来的一切做着准备。我见过他最好的一面...也见过他最坏的一面。

“你可以的，明日香。”我尽可能小声地对自己低语。在我准备好之前，我不想打扰到他。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从水里探出来的使徒和 EVA 的残骸，尽可能轻柔地向那个人走去。走近后，我才发现他一直穿着的那套熟悉的校服已经变得脏兮兮皱巴巴了。走到离海岸线几米远的地方，我听到他的声音响起，嘶哑而又颓废。“你走吧，美里。我现在只想一个人...”

“不是美里哦。”我小声说着，又朝他走了几步。听到我的声音，他惊讶地转过头来，结结巴巴地叫了几声我的名字，然后又沉默了下来，重新看向湖水。最后我在几英尺外和他平行而立。“我感觉你就是会在这里。”我轻声告诉他，“除了公寓外，你也真的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对吧？”

“这里就是我遇见...他的地方。”他颤抖着说道，努力克制着自己哭出来。

“渚？”我问，他点点头。我安静了片刻，认真构思着措辞。就像他帮助我的那个晚上一样，此时此刻我必须要小心谨慎；一个错误的用词都可能将他推下我曾经摇摇欲坠的悬崖边缘。“我不认识他，但是...美里告诉了我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最后走到这一步，真是令人难过啊。”

“死的应该是我。”

我眨了几下眼，不确定自己听没听错。“你为什么这么说？”

“我...没有别的选择。我不想...不想...”他顿了一下，咽下一声沉重的抽泣，“为什么是我？他为什么要我活下来？”

“可是，如果他到达了最终教条，我们都会——”

“你觉得我会不知道吗，明日香？” 他厉声喝问回来，瞪了我一会儿，“我当然知道这会是人类的末日，但是...” 他低头看着沙子，用指尖在沙子上画出杂乱的线条。“我不值得被拯救。现在，我觉得我还是死了更好。”

我的身体先于我的想法动了起来，我把真嗣拉了起来，好让他直视我的眼睛。“收回那句话。” 我对他咆哮，努力忽视他脸上那痛苦的表情。对不起，真嗣...但有时，让轻生者离开窗台的方法并不总是那么漂亮。“我说，收回那句话！” 这次我的声量更大了一些。看到他没有反应后，我闭上眼睛，抡起左手用尽全力打向他。过了一会儿，我重新睁开眼睛，发现他依然向着被打的方向扭着脸，脸上还带着惊愕的神情。我讨厌这样，但特殊场合需要特殊方法。“对不起，我只能这样了。” 我的心脏还在砰砰直跳，但我的声音被伪装得很平静，“不许你说这种话，还有人关心你在乎你。这就是你一直以来守护他们的方式吗？靠着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松开他的衣领，看着他跪倒在地。我也朝向他跪了下来，希望我的神情能够传达出我内心的歉意。“但...但我以为你、你又讨厌我了...” 听到这句话，我惊讶地眨了眨眼。“我是说...在丽之后，你

——”

“停，别说了。”我抬起手打断他，“我要先承认...我做的不够好。”我低头看着地面，有点不敢直视他的眼睛，“我有点...嫉妒。我是说，对于你听到她还活着时的反应。”我感觉我的脸红了。天哪，我讨厌承认错误。

“但是...她...不一样了。”他的声音里透着悲伤，“我在医务室见到了她，但是...我又感觉她不像她。”听着他的话，我点了点头。委婉点说，绫波作为一个人类...很是冷漠。但是后来在总部见到她之后...是的，他是对的。她...比以前都还要更冷漠、更疏离。有什么改变了她...就好像她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人了。

我用手摸着他的脸颊。“我很抱歉，当时我是那样一种反应。你明白吗？”他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另外，那段时间我还在忙着重新进行同步测试和其他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了。我站起身，凝望着水面，夕阳向着地平线下坠落，

“至于渚。”我停顿了很久才开口，“我知道他是你的朋友...但什么样的‘朋友’才会让你做那种选择？”他一脸悲伤地看着我，但没有说话。“我永远不会强迫你做这样的事情。你不该面对那种选择。”

真嗣低头看自己的双手看了很长时间，然后呼吸急促起来。“可

这一次，是我亲手做的。” 他的目光向海岸线的尽头扫去，“我是说，东二驾驶三号机那次...我父亲用我的手，差点杀了他...但是这一次...” 他不再看向海岸线，用右臂揉了揉眼睛，“这一次是我自己作出的选择。”

“无论有多么痛苦，这都是个正确的决定。” 我告诉他，“他的死使全人类幸免于难。他最初的目标可能并不崇高...但他选择不去完成那个目标，从而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我又看了他一眼，“我只是恨，他留给你的选择让你这么痛苦。”

然后我们沉默了很长时间，从此以后我都不会在别的地方再谈起这个话题了。我低头看了看我的包，想起来到这里的另一个原因。

“喂，真嗣？” 几秒钟后，我听到了他的低声回应，“我来这里还有一件事要做。我希望你能在这里见证。” 他没有说话，但是颤抖着站了起来，“你能往旁边坐坐吗？” 我指着几英尺外一块还算平坦的岩石，他点点头，然后走到那里坐下。

我在海滩周围走了走，收集了几块大小基本一致的小石头。既然要做，那便做到最好。“我们在这里要做的事情有点像某种仪式。” 我解释着，把石头在沙滩上排成一个圆圈，“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做的...但重点是这个。” 我把手伸进包里，拿出一张自己的照片，端详了一会儿。这张照片是在去年的某个时候拍摄的，照片上的我穿着

黄色的连衣裙站着傻笑。我微笑着用手抚摸着照片，想起了当时的情境。我跪下来，把照片放到沙滩上，图像朝上，用几块小石头把它压在地上。“喏，真嗣，这就是一个人像。嗯，差不多吧。这类事情通常是在抗议或葬礼上做的，但是...嗯，现在的情境应该是后者。”

真嗣依然沉默着，我再次把手伸进包里拿出火柴盒。“这是给旧我的葬礼。”我继续解释道，打开盒子，拿出一根火柴，“我要永远摆脱旧我的约束，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看到他的眼睛慢慢睁大，向他点点头，然后擦燃火柴移到照片上。照片被轻松引燃，先是慢慢地在边缘闷烧，然后产生明火。我看着火焰升腾，心中既轻松又悲伤：轻松于我可以满怀希望地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悲伤于一直立于心底的旧我就这样消失了。

真嗣慢慢地走过来，和我一起蹲在燃烧殆尽的余烬旁。“明日香...”

“我之前告诉过你，以前的我已经死了。”我没有抬头，对他说道，“你还记得吧？你把我从自毁倾向里救出来的那一晚？”

他点点头。“明日香...你不必为了我做这种...”

“这不只是为了你，笨蛋。”我打断他，“不说对我意义更大，

至少也对我同样重要。所以我必须要做这些。” 看到照片被焚烧殆尽后，我扬起一抔沙覆盖掉痕迹，“好了，完成了。” 我站起身走到湖边，过了一会儿真嗣跟了过来。在他挨着我坐下后，我继续开口。

“但不止于此。” 我伸手开始解开头发上的 A10 神经连接器。在我与二号机同步失败后，我就没有佩戴过它们。但过去几周的测试的结果证明了我可以重新戴上这对与我形影不离的配饰。

取下发卡后，我把头发随意地披落下来，低头看着手里那团电路和红色塑料块。我微笑着把它们翻来覆去把玩，感受着它们熟悉的重量。“对了，我还没跟你说，我终于做到了。” 我开口道，然后抬头看着他，对上他的目光，“我今天与二号机重新同步了。”

真嗣不再沉默，冲我笑了笑。“恭喜你。” 他由衷高兴地对我说。

“谢谢。” 我回了一句，扭头看向天边的落日，“但我只是想证明我有能力再次做到。最后的使徒已经死了，已经不再需要 NERV 和 EVA 了...” 我停顿了下，深吸一口气，“既然我要告别旧我，那我自然也要告别曾经的我所重视的事物。” 我重重地叹了口气，然后看向他，“比如驾驶 EVA。” 他没有说话，但他睁大的双眼无疑告诉我他明白了我的想法，“最近，我在很多事情上都转变了看法。其中之一就是我的目标。我为了驾驶 EVA 而活着。如果不再需要驾驶 EVA，我能做什么？” 我把头转回水面，“我仍然没有答案，但



是...有人能帮助我找到答案，不是吗？”我向他露出了从未向别人展露过的最诚挚的笑容，然后把手中的 A10 神经连接器扔进湖里，溅起一道小小的水花。

看着波纹从落点荡漾开来，我意识到自己似乎流泪了，但我不想擦掉它们。“我需要找到一些新的目标，来让我专注于自己的生活。”我斩钉截铁地说，“你会一直在我身边，帮我找到目标吗？”我向他伸出手，温暖地笑了笑，“我还在另一件事情上转变了看法，真嗣。你说你不值得被拯救，你错了。即使这世界只剩下你我二人，你也值得我来拯救。我希望你能在我身边...让我不再滑落成瑕疵的旧我。”

“明日香...”真嗣柔声回应道，他的眼眶湿润了。他颤抖着抽泣了几声，然后握住了我的手。我轻轻捏了捏，然后将他拉近，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这个迟钝的笨蛋反应了好几秒，但最后还是反抱住了我。当我们拥抱在一起后，我们的身体都被近来接踵而至的悲伤所占据，我们不再掩藏，尽情地在彼此面前哭泣。我们瘫倒在沙滩上，跪在湖水边，而夕阳隐没进远方的群山中。

我抽身而出，重新开口。“我想说，在更早的那时，你知道的。那天晚上你拯救了我。现在我也想帮助你度过你所经历的一切，就像你曾经为我所做的那样。”我等了几秒，观察着他的表情，“谢谢你，碇真嗣。”说完这些话，我用力咽了口口水，然后轻轻地把自

己的唇贴在他的唇上。我能感受到他的僵硬，但他很快就回吻了。就在那一瞬间，我结束了这个吻，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我们要与过去告别...寻找更美好的未来。” 我听到他开口说话，但又迅速打断了自己，“不，不说了...以后再说吧。我们还是先好好享受当下吧。”

我们整晚都如此度过，两个破碎的孩子在湖边紧紧相拥，仿佛这就是世界的中心。不过对我们来说...对这个时刻来说，似乎确实如此。

译者后记：

这是 AngelNo13Bardiel 老师创作的嗣香短篇三部曲，按照顺序依次为 [ Go Back to Sleep,Precious ( 回去睡觉，宝贝 ) ]、[ Sing This Corrosion to Me ( 把这蚀心之痛唱给我听 ) ] 和 [ Let Me See You Stripped,Down to the Bone( 让我将你看穿，深入骨髓 ) ]。杰哥负责了前两部的翻译，嘲斯负责了第三部的翻译和三部曲的整理。由于翻译工作并非同一人完成，遣词造句与翻译风格难免有所差异，由此造成的观感割裂问题，在此向各位读者致歉。